

根叔

□朱良启

在元月初,我到淮北市殡仪馆参加一位近亲的丧礼时,遇到了好几年未见的根叔。已经73岁的根叔明显老多了,背驼了不少,头发白了大半,穿着一件八成新的羽绒袄,精神状态不错,依然头脑清晰,耳不聋,眼神也行。以前不离身的老烟袋不见了,不过他并没戒烟,吸的是几块钱一包的盒烟。我少年时与他在一栋牛屋里共同住过四年,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。

根叔是我的本家叔,1943年出生,解放前后上过四年小学,后来因各种原因辍学在家务农,但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有点文化的人。他后来用看书度过几十年的孤身日子,与这点文化底子有关。根叔的一生不算很艰辛,但坎坷不少。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,根叔因地主成分受歧视数年,70年代中期我还见过他父子被民兵持枪押着批斗的场面。根叔快30岁时好不容易娶了媳妇进门,结婚不到一年,媳妇不知因为什么赌气在家上吊死了,也没给根叔留下一个子女。当时根叔在外面挖河工地干活,闻讯到家虽然悲伤却也回天无力。后来家里又四处托人再给根叔找媳妇,都未成功,此后的根叔便一直单身过了。

根叔在土地承包前担任小队牲口饲养员,把一群牲口侍弄得膘肥体壮。同时也干得一手好农活,什么犁地、扬场、育种在方圆数村都是有名的。在农闲时,根叔没有打牌之类的爱好,他打发时间的方法就是看闲书。村里1990年以前连电也没有,他住在饲养室里,靠北墙排着几个石槽,上面拴着牲口。南墙角放一张农村常见的单人床,土墙上掏个洞,搁盏油灯,床上的枕头下、席子下常常放着几本书,过一段又换成别的书。我也不知道根叔从哪里找来这么多书,有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说岳全传》《杨家将》等等,农闲时,或在漫漫冬夜常有村民围在饲养房,听根叔讲书中的故事,我们小孩子爱热闹,也围着听。听得入迷,就想自己看,我刚上小学二三年级时,便从根叔那里借书看了。囫圇吞枣读了不少,我的文学启蒙就是在这牛屋里开始的,后来求学时一直是文史类较好,专业是外语改教语文课,根源也在这里。

1980年淮北农村土地承包,开始是把一个小队分成几个互助组,我家和根叔在一组,四年后才彻底承包到户,但我家没有牲口房,还是把自家的一头骡子放在根叔住的老牲口房里,根叔没有义务为我家喂牲口,家人便让13岁的我承担起照顾骡子的责任,好在添草拌料出牲口粪这一套我都能干,有时要和根叔互相帮忙铡草,给淘草缸换水(草料要用水淘一遍,不然牲口不吃,水要勤换,臭水易使牲口得病),夜里要给牲口添一两回草料,没有夜草不上膘。我家的骡子很聪明,没有草时便用蹄子不紧不慢地敲击石槽下面的石板,提醒主人上草料。幼年的我贪睡起不来,或是实在不想起,往往是根叔顺手替我忙活了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,临睡前我们各自就着一盏油灯看书,我不想看课本了便拿根叔的书读,有时听他讲我们家族的往事,昏暗的油灯、根叔的讲述,伴着牲口咀嚼草料的声音成了我少年记忆中极为深刻的画面。有时外面是狂风暴雨,寒风凛冽,牛屋内却一片温馨安宁。根叔常劝我在学校里一定要好好学习,听老师的话,珍惜上学的机会,为家族争光。这样的日子我过了整整四年,直到我考上高中求学离开家。

我印象中根叔极为高兴的时候有两次,一次是刚刚摘掉“地主帽子”的时候,根叔脸上洋溢着兴奋,每天居然都喝上一点酒,他称邓小平为邓爷,说是邓爷给他找回了做人的尊严,他永远感谢邓爷。还有就是1990年根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入党的那天,根叔回家喝醉了,后来几乎是逢人就表示着他的兴奋,说他是“在党”的人了。他交党费、开党员会总是很积极。就是到了现在,根叔还是为此骄傲着。有人表示不屑,我说你不懂一个被歧视几十年的人重获政治新生的感觉,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感激。

进入90年代后,农村种地开始走向机械化,牲口慢慢被淘汰。根叔的日子变得清闲了些,他又干了几几年贩卖肉牛的生计,小赚了一笔钱。随着年龄的渐增,村里为孤身一人、年满六十的他办理了五保户手续,每年给他一笔生活费,根叔生活无忧,常叼着烟袋和一群老人在太阳下谈天说地,评论时事。他对人说这一辈子就感谢共产党,没有党就没有他现在的生活,共产党就是好。我工作后只要回家就去看他,陪他说说话,给他送两瓶酒,添件衣服之类的,有时带几本他喜欢看的书给他。看他过得开心,我也为他高兴。但后来我调远了,加上父母都过世,就不大回家了。只偶尔在一些场合见到根叔。2009年他得了一场重病,我姐弟几人闻讯到医院探望他,送去几百块钱和一些吃的,根叔躺在床上当时直掉眼泪。我们劝他安心治病,后来根叔终于挺了过来。

这次根叔是乘坐侄子的小汽车来殡仪馆的,他说这辈子没想到还能坐小车来市里,死了也值了。我说你好好活,说不定哪天还要坐飞机出门呢!周围人都说是,根叔高兴地笑了。在根叔身上我看到了一种与生活的和解,随遇而安的情怀,知足常乐的心态。根叔、牛屋、牲口、油灯、夜谈,连同我的少年时光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一种永恒的记忆。

油印试卷写时光

□张懿鸣

转眼之间,我已经离开走出校门二十多年,但多少次在梦里依然能闻到油印试卷那浓浓的油墨味。油印试卷是我们学生时代的特殊印记,更是我们勤学苦练的练兵场和战场,承载了学习生活的酸甜苦辣。

油印试卷外表不美观,但它凝聚了老师辛勤劳动的汗水和思考的智慧,是传授知识和检验学习成果的有效载体。试卷上印出的每一个字都凝结了老师教书育人的厚重情感,让我们依然很怀念那样的宁静岁月。

出一套试卷是一个繁杂的过程,从选题出题、刻写、油印、吹干,要经过多道工序才能完成。

油印一份试卷,首先需要刻写蜡纸;刻写蜡纸,则必须用刻写的钢笔。在钢板上刻字的难度远远大过在白纸上写字,油印试卷同样也要把握火候,否则印出来的试卷模糊不清。有时钢笔坏了,或者丢失了,老师们临时用无墨的圆珠笔代替。刻写时,蜡纸下面需垫上钢板,或者比较硬实的物体,否则,钢笔会戳穿蜡纸,前功尽弃。

刻写蜡纸是一项穿针绣花似的工作,既考验教师的教学基本功,也考验教师的细致和韧性。刻写需一笔一画地进行,字体大小适中,行距疏密有致,印出来的字迹美观大方,看着自己的杰作,教师心情疏朗;发到学生手里,清秀整洁、飘着浓浓油墨香味的试卷往往赢得赞赏的眼神,甚至

有的学生做完试题后,还模仿老师的字体练习起书法来。

蜡纸刻完,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,接下来便是印刷,印刷也讲究技巧。打开油印机的盒盖后,会看到盖内嵌有一块玻璃,是供滚调油墨用的。先将纱框擦干净,然后把蜡纸蒙到纱幕下面,蜡纸必须铺平整,千万不可折皱。油印机的底板上放上一叠白纸。再在玻璃板上倒上适量油墨,滚筒在上面来回滚动,将油墨调抹均匀。油印时,握着滚筒把的手适当用力按下,在纱幕上滚动,从这头滚向那头,一次性印好,不能回滚,若来回滚动则会把蜡纸滚皱或走移,导致功亏一篑。需印多少张试卷,就得让滚筒滚上多少次,有时油墨少了,需将滚筒沾上油墨再滚一次才清晰。印一张,翻一张,直到印完为止。

油印试卷的试题是经过老师们自己的思考、挑选、改编、刻写和印刷,从头至尾都倾注了自己的心血,多了几份艰辛与付出,心里也就多了几份收获感和珍惜感。

随着电脑排版印刷技术的普及,加上教辅资料已经铺天盖地,试卷不用老师们自己出,也不用自己印。如今的孩子恐难再见到油印试卷了,科技的进步、电脑打印机和无纸化办公的普及,已经让油印时代成为一种记忆。我至今还是十分怀念油印试卷的年代,那一抹淡淡的墨香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脑海,停留在我的心间。

温暖的感觉

□汪永丽



我小的时候,在工商所上班的父亲有一辆自行车。父亲的工作就是骑着自行车到乡镇集市上去,向摆摊设点的小商贩们收取工商税款。每个周末,父亲一定会带着我去。

那些年,公路上没有这么多车子。没有车经过的时候,我坐在自行车后货架上,父亲说:“你在后面,要紧紧地抱住我的腰,这样你才不会摔下来。”小孩子当然怕摔倒,何况那时在我看来,自行车的速度算得上是飞奔了,于是我就紧紧地抱住父亲的腰。

偶尔,远远地看到有车来了,父亲就将自行车停在路旁,两只手握住自行车把手,说:“你站在我身旁,紧紧地抱住我的腰,这样你就不会受到车子的惊吓,也不会乱跑,是最安全的。”我抱住父亲的腰,感觉抱住的不仅是安全,更是温暖。

其实,父亲为了避让路上的车,完全不用停下来的,因为我听集市上的人们说,父亲的自行车技术非常棒,父亲在人潮拥挤

的集市上来回跑几圈,都不用停车。我知道,父亲的车是为了我的安全而停的。父亲的腰很温暖,父爱更温暖。

父亲收税款的时候,说:“我的手要开票,数钱,不能牵着你,你拉住我的衣角,不要乱跑,否则我会担心。”我没有拉父亲的衣角,而是抱着父亲的腰,不仅让父亲感觉到我一直在他身边,我还能享受那种温暖。

如今,父亲已经多年没有骑自行车了,但抱着父亲的腰,那种温暖的感觉,常常盘旋于脑海,挥之不去。

往事悠悠征稿啦

悠悠往事,总在心头。提起笔,记下那件事、那个人、那段岁月……往事悠悠专版欢迎投稿。我们不要文采斐然、不要辞藻堆砌,更谢绝抄袭;原创的,真实的,都是美好的。提醒:投稿请务必写清通联,包含邮政编码。

投稿邮箱:zyq_405@163.com。